皇明嘉隆疏抄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馬錄等謹

題為優言官以存大體以彰

聖德事竊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納言受諫為美德故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君仁則臣直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人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士故敢言之臣　國家求之惟恐不得若夫庸庸碌碌趨炎附勢以保富貴之徒則利於身而不利於國人主得此將安用之故朱雲折檻漢室雅重且言官舉劾大臣自是常事無足異者昔狂生詆毀賢相李沆且謝之古今以為美談見今御史曹嘉屢有章疏論列大臣蒙

陛下改調外任已於公論不愜尋復有茂州之
命夫茂州僻在萬里殆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
意臣謂嘉雖過當要亦有志敢言之士得罪恐
不至此況其所言未必盡為妄謬
陛下以此處之不亦甚乎夫人主之於言官言有不
當寢之而已未有罪之之理罪之而又罪之不
亦甚乎臣恐天下後世謂
陛下為不善開言路矣且天下之事大臣得行之言
官得言之勢宜兩重不宜偏枯傳曰敬大臣也
體群臣也
陛下因曹嘉論列大臣怒之之深必謫竄遐方而後

已是於大臣何厚於言官何薄也臣近見邇報
乃知非出
陛下意也惑於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簋向信輩之
言也夫數臣者或懷觀望或為所私乃為此舉
投井下石獨何心哉即嘉死于窮荒數臣由此
遂得美官雖快一時之意其如天下萬世公議
何哉夫曹嘉一時有感失之躁急
陛下罪之有所諉也至於給事中閆閎陞授僉事
命下已久一旦忽有萬里投荒之行使中外之人驚
駭而莫知其端言者謂曹嘉之本假手于閎此
曖昧之事誰得而見況嘉雅有才識人皆知之

固不假手於人而亦非人之所使也小人進言
羅織連坐如此
陛下無乃墮其術中乎夫大臣科道皆
陛下臣子慈父於子無所偏愛今使嘉與閑也因大
臣而貶竄遠荒恐非
陛下之本心而為大臣者恐亦無以自安矣嘗謂異
類相攻勢之常也猶可言也同類相攻非常之
變不可言也且天下之患莫甚於朋黨竊觀今
日之勢黨議將起矣
陛下可不體乾剛奮宸斷早為之處乎且臣與曹嘉
實同鄉里臣有此論必有謂臣私于嘉而

地者臣但知為

陛下盛德惜為　國家大體惜萬一

陛下惑於人言復以處曹嘉閻閑者處臣臣亦不復

顔矣惟望

陛下不厭煩勞　親覽臣言惜人材難得

勅下吏部復嘉閑二臣之官使得涵養德量以就遠

大之器豈非

清朝一盛事乎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鄭洛書謹

題為述格言以資治道事臣觀三代而下君之英明者莫過於唐太宗臣之善諫者莫過於魏徵當時勸行仁義君臣道合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人自歸之此本乎魏徵之勸也遂致貞觀之治外戶不閉斗米三錢可謂盛矣所上奏疏具在唐史宋名臣包拯曾列三條進呈於君厥後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天下翕然歸仁君德治道不下

太宗豈非有得於拯之疏乎臣伏謂魏徵言於當時亦可采納於　今臣輒不自揣竊附包拯之意亦謹釐五疏備列於左伏望

陛下萬機之暇特　賜覽觀則其君任賢納諫之美其臣輔君進諫之忠可以槩見而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龜鑑拊髀古人責備廷臣將必有在亦廣學立政之一助焉惟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計開

一貞觀二年太宗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徵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

問下民舜明目達聽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近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曰善

臣謹按兼聽則公忠讜論進偏信則侵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一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之帝王有興有衰有朝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讒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望

卿等以為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宜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諭

臣謹按太宗欲通下情而防壅蔽魏徵告以畏民心而保君德交相儆戒爰至太平

一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

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
安者必積其德義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
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
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為一
體輕物則骨肉為行路雖震之以威怒亦皆
貌從而心不服也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
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民念高
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
始而敬終慮壅蔽則心虛心以納下懲讒邪
則思正身以黜惡賞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

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太宗褒答之臣謹按魏徵告太宗十思而充之雖比隆堯舜可也

一貞觀十四年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為股肱齊體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蓋信之則

無可疑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既同魚水豈有變志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誠能數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四五帝可六矣太宗深嘉納之 臣謹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地天交泰之時也太宗常言為群臣思龍逢之誅又使群臣為己思隋事之失可謂上下相信豈非魏徵此疏有以啓之歟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見群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踈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輙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朕開懷納諫卿等無怖懼不盡言臣謹按言路通塞

關君德之盛衰太宗患群臣不諫魏徵以受
身畏罪為告盖欲使言者無罪咸太宗納諫
如流之美也
嘉靖六年六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所言朕已省覺該衙門知道

南京兵科等科給事中臣曾論等謹

奏為俯順輿情以宥言官以光

聖治事臣等竊惟言官之犯 聖顏未有不以罪自懷者自懷罪以犯顏豈得已哉蓋事出於天下之公不得已而犯顏以爭之寧自速罪列及於天下也伏念

陛下登極以來廣開言路常見其有犯顏之官而未見其有犯顏之罪雖以疎愚狂誖之人亦萬一有裨補焉往者有禮科給事中劉寂所論崔文事情皆公天下所不容者也

陛下乃至譴謫臣等竊為過矣近見邸報又知東廠

容差旗校出數百里之外前至德州地方緝拿劉宸坐以冒支舍人王福廩給私乘官舡及御史黃國用擅出紙牌護送等因當蒙

聖旨將劉宸等一干人犯拏送鎮撫司打着問欽此

臣等切照舍人王福自是齎文人役合有應付劉宸不過乘其便順豈有無所憑據冒支之理御史黃國用適有河道之任因公順差以防剽掠縱使盡為劉宸護送亦為　國體禮導之出疆之義於法於禮恐亦無甚妨礙也再照東廠之設止於京城百里之內緝訪姦細惟逆瑾壅蔽擅權始有私自遠出拏人之舉紊亂

朝綱天下至人痛恨
陛下目擊而欲痛改者也乃今一二年間復有此舉
聞者駭愕前後言官亦往往備論俱未蒙
俯賜俞允而崔文何人乃能累動　聖怒如此其於
國體甚有乖違臣等待罪言官不容隱避敢相率
冒死　上言伏望
皇上俯順輿情稍霽
天威勅下法司將劉寂照舊改調黃國用照舊巡歷
其餘一干人犯暫從疎放庶　國法正而言路
通強臣少戢而治道隆矣
嘉靖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考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張日韜謹

題為信任大臣停止差官織造以光

聖治事近者大學士楊廷和等懇乞停止差官織造

奉

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惜民至意

朕心已知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了著安靜行

事不許分外擾人臣仰窺

聖心深知地方之窮困旱潦之頻仍餓殍載塗盜賊

四起官之不宜差也亦知差官一去多方騷擾

剥削凶殘民不堪命差官之為害也又知諸臣

之所言者皆忠　君愛　國之實心不可不聽

納也　聖心聰明是非莫掩然知是之當從而

不從非之當改而不改者獨何哉蓋為信任大
臣之弗專而群小之為害也然君子小人不容
竝立自古未有群邪蒙蔽於內而股肱大臣能
盡忠於外者近聞崔文輩二三群小愚蒙
聖衷竊弄威福惟圖一身之富貴而不顧
社稷之安危亂政　先朝
陛下未曾明正其罪豈期今日乃敢復蹈前日之為
乎夫內閣九卿科道諸臣之所以惓惓論列不
敢輕於奉承者其識見之忠貞防慮之宏遠深
非此輩所能及者
陛下顧不之聽獨於此輩之言乃聽之而不悟之乎

疑其非美而獨不肯改豈　聖明聰明為此輩
所昏乎抑剗毅不足為此輩所制乎臣聞織造
之官揭借銀兩費踰數萬方有此差
陛下乃責以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是數萬之債
誰代之還耶既欲還數萬之債則勢必肆其餓
虎之威殘噬百姓也
陛下為民父母痒疴疾痛舉切吾身可也寧驅餓虎
以食人耶伏願
陛下俯察廷和等之忠誠念地方之困苦百姓之流
亡亟　賜停止差官織造照依該部議處施行
仍　勅司禮監將前項蒙蔽奸佞小人查出斥

逐于外庶
宗社無疆之休在是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刑科給事中臣韓楷謹

題為宥狂直以光聖德事臣聞人君以用言為明人臣以進言為忠用言者不當討其言之遜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皆惟理之所在何知耳矧言官職司獻替義存舉正言及

乘輿天子動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法固使之然也豈得謂之沽直近名而欲其喔咿脂韋以自媚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不以求言為先務後之

英君誼辟乘時有為而其間言路之通塞治道之否泰未始不相關焉

陛下升潛勵精圖治虛襟受言海內欣然庶幾復見

帝王之盛而行之未久持之靡堅一二年來頓
不如初頃者給事中鄧繼曾上言　綸音當審
陛下罪以輕率忤慢竟繫　詔獄未蒙釋放夫一繼
曾不足惜也第　國體所關為可深惜耳薦之
衆庶愚頑未易戶曉一經聽聞轉相驚愕必謂
清明之　朝且諱言矣　聖明之君且拒諫矣
流傳四方關係非細況夫災變日報
天怒方殷盜賊肆行民窮日甚此正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為罪哉臣竊聞之君人之
度天寬地容君人之德海涵春育今宥一繼曾
於　聖德未必有損罪一繼曾於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曽以言為職者也而以言獲
罪於繼曽何負焉使
陛下始焉下之獄矣而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所以優容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牽制於近習之私愛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於
陛下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
未之信也使
陛下始焉下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
曰繼曽以言職而獲罪也如此繼曽無負於
朝廷而 朝廷竟不加察也如此天下之頌忠蓋

者皆集於繼曾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亦未之信也况天下惟
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矜容愚狂以作士氣
若蹇蹇諤諤者不蒙甄錄而悃悃款款者竟見
摧折將相顧驚駭率為誕慢諍臣噤口直士咋
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耶此風一長敝俗競成求疵索瘢
無所底極刑獄寖繁法綱太密甚傷清議大虧
輿情豈可以望於治世者哉亦豈所以望於
陛下者哉臣與繼曾竝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
不當以言為諱知　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

言爲非耳他固非所恤也惟
陛下留神省祭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葛鳴謹

題為留輔臣　宥狂直以消　天變以安

宗社事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

朝廷之理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以受言而興任

人而治者也頃者大學士楊廷和以道事

陛下至於不可再疏引辭

陛下輒准致仕給事中鄭繼曾以言事忤　旨

陛下怒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畀於不任股肱一

則罪遠言官顯是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

忽之機乾坤轉移之漸所繫至不小也

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國無老成人古所甚

惜況堂堂　天朝耆舊不滿十數人
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
陛下者忍令一旦棄之耶若以廷和爲執拗則古人
在中書有封還詞頭者有對使者引燭焚手詔
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者其君未嘗以爲執
拗而當時致治之盛至今可考也廷和不撰織
造　勅書乃爲
陛下社稷謀非徇其欲而身是圖者
陛下何不鑒其忠而乃厭其執拗耶若以廷和議禮
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於古未嘗無考據於事未嘗

無兩全非如造妖捏怪之徒𩦎邪説以熒惑
聖聽者至如功在社稷則　睿旨亦嘗許之矣胡乃
以萋菲之言而遽聽其引去邪伊尹之告太甲
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繼曾所言所謂逆於心者
陛下若矜其狂而求諸道未始無益也今以其言詞
之忤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山藪藏疾川澤
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
便繼曾所言悉從過當
陛下亦當念其官以諫名理宜廷爭于以少霽
天威用存　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隨行

結舌亦將焉用彼爲矧其言若有可取

陛下乃加之以忤慢臣恐將來人懷覆車諍臣杜口

天下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崩水湧雷震

天鳴或白氣亘空五星聚室至正旦地震徧滿

寰中根本之區災異尤甚內而列郡人相食外

而邊境之軍儲比皆

社稷之憂天之所以警戒

陛下者至矣臣每一讀報不覺涕泗交零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知曾一念及否也今流民需

聚賊已漸不可撲滅各邊夷狄亦聞窺伺萬一

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多饑殍當此

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肱以資啓沃之
方信耳目以決壅蔽之患豈可引去者聽其去
進言者罪其狂戇伏望
皇上仰思　天命之難諶　俯念四方之多故收回
廷和致仕　成命使之展布四體盡竭忠謀左
右大猷股肱王室將繼曾速賜赦出以旌直臣
從此日坐便殿　召廷和輩數人與之揚確政
事清心寡慾端本澄源一意更新追惟過誤公
好惡以登材俊抑偏聽以杜私門嚴傳乞以重
王章節浮費以養材力振敢言之氣用廣聰明停
織造之官培植邦本如是而　天變不消天下

不治者臣未之信也若以臣言妄誕棄而不錄
臣恐將來多事方勞
聖慮豈臣所能預言亦豈臣所忍預言哉伏望
陛下省納臣言必見之施行臣不勝幸甚
宗社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臣李學曾等謹

題為矜狂愚以廣從諫事昔聖王之興詢芻蕘拜昌言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罔不因事納忠致主於理下逮於矇誦瞽箴庶人傳言工執藝事以諫然猶立謗木置肺石於是民隱畢達國是日昭美迨後世以降官以諫為名如諫大夫起居注知諫院統寄以言責而求言之道始盡惟官以諫為名專其職也使專職者懷疑顧忌挾慮遲回是聖王之罪人也寧恐自負乃若此哉亦惟上之人鼓舞以作其氣優容以昌其詞聽納以行其志孚信以收其效此所以來天下

之善而成天下之治也故主聖則臣直古今美
稱言出而禍隨國家大戒其機可不慎哉給事
中鄒繼曾諫有專職也頃者覩
綸音之發偶觸於中而狂瞽之言遂冒於
陛下責之以輕率忤慢固無所逃罪矣但其區區愛
君之忠拳拳為國之意　天王聖明夫豈昧此
詎意　震怒之餘下之　詔獄繼之貶黜是猶
斥一鳴於仗馬戒三緘於金人非徒不導之使
言而且奪其職遂令　朝著之間見者解體海
宇之內聞者寒心凡居言職者鑒茲覆轍皆入
畏途卷舌吞聲撫膺竊嘆則上而政治是非下

而生民休戚遠而盜賊夷狄近而肘腋蕭墻誰

將為

陛下告我猜疑日開扞格日盛

陛下乃孤立於上而天下之事未見其可也伏唯

陛下熟思悟言路之不可不廣也直臣之不可不惜

也天變之不可不畏也人言之不可不恤也乞

將降調　成命速賜收回仍令繼曾照舊供職

則從諫宏不咈之量改過垂不吝之休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張逵謹

題為乞　宥狂愚以彰　聖德以保治安事臣竊惟帝王之盛德莫先於受諫國家之大失莫甚於罪言上自典謨下逮史冊歷二帝三王之盛以迄於宋元之末造其間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忽若響應聲如影隨形信然不謬

陛下深察於此　即位之初首　詔求言凡

先朝以忠得罪之人死者加秩廕子存者復官陞俸風厲所及誰不忠奮故言職之臣今日進一言湔刷弊政明日進一言斥逐姦人日揭天開治功炳煥然當求理之　朝苟避犯顏之咎豈不

上負 聖明下忝職司也哉是以昨者給事中
鄧繼曾伏覩
綸音以為未悉於理有此奏陳蓋不知
陛下上聖之至非下愚可窺 獨斷之権非憸人敢
竊或者 批荅之際
皇心未加偶有未當為之臣者正宜持之從容感以
誠悃待 聖衷覺悟然後進言則
陛下有聽言改為之美天下蒙久安長治之福豈不
善哉顧戇直之性一時激發迫切之詞冒昧上
陳遽逢 震怒責以輕率忤慢而下之
詔獄繼曾誠可謂狂愚也矣雖然其一念朴忠下[illegible]

忌諱不顧利害實則可憫臣竊聞古之求言者有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輕率可聽也有曰事涉訕訐者固可優容則忤慢可宥也又况近者四方災傷骨肉相食地震山崩妖星怪雹奏報旁午正當下 詔求諫之時固非指過罪言之日

陛下若不矜宥繼曾狂愚使凡言職者以之為戒治體所切緘口不言禍機之伏拱手待至因循積習將不大為 國家患也哉且 繼曾奏章迹涉輕率而特事所關亦至切詞類忤慢而

國體所繫固非輕古人言有安危出令治亂在所

任此惟

陛下熟思寛其罪而察其言則　聖德有光治安永

保臣與繼曾同官亦知覆車可戒今復昧死而

言者非為繼曾遊說也實為天下

國家慮耳若曰朋比回護此則罔

上之罪惟有剖心則明伏冀

陛下加察

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工科給事中臣解一貫謹

題為信任大臣以光

聖德以保治安事近該內織染局題差內臣前去蘇

杭等府提督織造該部議處以為未便

陛下竟不允其所奏始而臣等科道等官言之

陛下不聽也繼而尚書喬宇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終而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

陛下不聽也臣等不勝愚瞽之憂豈在廷大小臣僚

所言皆無一人之可信無一詞之足取哉臣等

科道小臣議論固不足采而宇與廷和等皆老

成大臣亦無足采哉何

陛下之不聽也夫科道者
陛下之耳目也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而
陛下則天下臣民之主宰也繩愆糾謬知無不言者
臣等耳目之職也扶危持顛以道事君者宇與
廷和等大臣之職也而明目達聰從善如不及
改過無少吝者豈非
陛下之盛德哉今此織造差官臣科道等官以為不
可九卿大臣亦以為不可至於
內閣重臣又以為不可
陛下堅執一不之聽臣等恐耳目股肱皆失其職矣
天下之人聞之以為廷臣無一人足信之[illegible]矣

陛下孤立於上群小蒙蔽於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

也哉夫 上用袍服誠不可缺不可緩但有益

於事無害於民

陛下差之可也必差內臣而後足於用否則不然

陛下差之可也天下時和歲豐財力富饒

陛下差之可也今此三者未見其有一可言何也觀

先朝差此宮時陽假進 御之名陰肆剝削之計供

上用者纔一二私帶造者常八九是無益而有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該部議處物料令彼處司

府官實辦織造令彼處鎮守官提督必期於之

用不失於後時一有所誤責有攸歸如此是不

煩差官而服用自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字廷和等之疏

陛下念天下凶荒各色錢粮尚且蠲除

慶成大禮亦已省免獨織造之差不為停止是哀矜之念徒事虛文又況地方流徙死亡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文賣不得則母子相持大慟投河而死讀之使人酸鼻而不覺其淚下是誠凶民窮之極矣

陛下又何為而不聽耶臣等知

陛下至仁之主有天地父母之心豈忍恝然於此是必一時惑於左右誤聽之耳夫大臣立於

廟堂而佐　天子出令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
不可不用也今喬宇楊廷和等
陛下既以為賢而置之具瞻之位矣中外亦以為得
人矣顧乃一切以為非計而不用其言是徒備
其員也非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之道也中外
之臣聞之皆曰彼容勿大臣尚不足聽我等小
臣何益於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非導之使
言也彼為大臣者亦豈能安於其位而有志經
世者亦豈肯隱默居官哉古人告君之辭曰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良藥苦口利於病
忠言逆耳利於行此言受諫之美也又曰君之

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
敢矯其非順之則喜而有福背之則怒而有禍
如此則善安從生此言拒諫之失也臣等待罪
該科有言責之任義不容以緘默故昧死爲
陛下再陳之伏望
陛下聽宇與廷和等所言收田差官
成命只照該部原議施行則大臣遂以道事君之忠
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等區區言官之責亦少
塞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王時柯謹

題為乞賚 天威少弘聽納以盡下情以別淑慝事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以從則知所謂孝知所謂貞矣以此觀之則臣子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孰是孰非孰孝孰貞

陛下當知所擇近日桂萼董緣議典禮逢迎搆機會

聖心簡在傳陞美官吏部考清吏司員外郎薛蕙湖

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

侍上言辯解連章論劾雖不避齒君路馬之嫌

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

陛下之心豈不以爲承順者之爲恭而拂逆者之爲

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

則逆而有禍誠不敢爲身謀坐視蠹賊爲

國家蠹爾臣聞典禮雖天之敘秩而惇庸則在乎

上德罪雖天之命討而刑罰則主乎君當恭之

協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數臣者言雖過

乎激切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

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 天威震怒

聖衷莫回於萼等益堅倚任之心於諸臣益致猜疑之怨臣愚以爲

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疏尊卑貴賤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弼之不一而其實爲天地中之萬物父母中之嫡庶子則一也今以一議禮之故而諸人超遷群言獲罪或捕下

詔獄或左遷外任臣恐海内聞之以爲

陛下私於庶孽之邪媚忘其嫡長之孝貞且之天地包荒之量而有日月照臨之私

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而桂萼等坐要美官安享厚

祿寵遇日隆揚揚自若而群臣緣此坐罪舍其
榮遇而甘僇辱自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此而桂
萼輩肆以巧言上激　聖怒以要忠誠之名而
使臣工皆為誹謗已圖取寵於上而使人人得
罪於下已方䁥䁥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竟已
叨金馬玉堂之榮而使群臣蒙械繫棰楚之辱
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如此就使其論為
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於天下
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席書恥與同事盖天理之
復萌方獻夫復悔前說實人言之有激而張璁
桂萼堅執前非大肆報復使其為席方之啓台

二人且不屑爲之而其假借人言以爲巳重二人
且掩避焉是又欲爲席方之唇舌而不可得者
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爲民
而近日蝗飛蔽天識者以蝗虫爲嘉禾之蠹亦
猶憸邪爲正直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觀
漢唐黨錮之禍其始也蓋决巳之憤其後也至
於亡人之國卒至其身亦有所不免此其載在
史策班班可考伏望 皇上畏上天之變守
祖宗之法採忠直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薛蕙等特
賜寬宥胡侍復還原職以示優容方獻夫席書從其
辭以全名節張璁雖巳到任桂萼患病未出乞

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人亦

得齒冠裳之列

陛下欲保全諸人而諸人欲以自全者其計不出乎

此臣觸犯

威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初一日題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情尚未問結這廝好生玩法本當拿問且

饒這遭再來奏擾不饒該衙門知道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林有孚謹

題為容忠直以昭　聖德懲貪婪以儆臣工事臣

聞臣直道足以昭德法行乃可以懾姦近該給

事中劉濟曾論列時事言之剴亮者

陛下震威雷之嚴下之　詔獄又該撫寧侯朱麒賍

私敗壞法所必治者

陛下拂天下之平恐覺見當宥而不宥不當宥而

宥臣竊惟　聖治未平夫鄧繼曾言雖不忌

而忠犯　九重之怒事則有裨而心罄一得之

誠惟求職以言而盡無暇計出言而禍亦隨盖

陛下之直臣也

陛下不多容納之願乃罪其輕言而禁錮擯捷無所不至將使無復敢諫者是必有甚不便於左右者也夫廣之使言尚有弗言者況從而阻抑之言路雍塞臣恐在此一舉矣朱麒通同乎群小而侵漁之多端公行乎賄賂而論劾屢至紙欲利盡歸于己不復知職貢而民已疲盡

陛下之嫌[illegible]也

陛下不即窮治之乃復令其仍舊守鎮而厮役羽翼皆在一不問將無復能制之者是必有甚便於左右者也夫圍之以法尚有法外者況從而縱之之姦貪愈肆臣恐在此一舉矣伏乞

聖慮務極其公溥特諒鄧繼曾之顓愚曲從宥免
作言路敢諫之風
國憲不可以私奪特照朱麒之贓迹顯加削罰以
示守臣不職之戒則
聖德愈廣
聖政為平而臣工皆知所勸懲矣
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宥狂直以振士氣以廣言路事臣聞人臣之
職以進言為忠人君之德以納諫為明古之帝
王或稽衆舍己或好問好察或從諫弗咈乃至
立謗木設諫鼓百工技藝之賤皆得執藝事以
匡其上其有不恭則有常刑其汲汲求諫如此
之切者誠以人主之威至尊而勢至重禀之以
言猶恐其默而况加之以威則臣下不得自盡
人主不得聞過而社稷危矣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拔擢者俊察納忠諫臣下進言者雖
狂訐煩瑣類皆優容化理清明班班可述此皆

陛下納諫之效也臣以為
陛下執此之志始終不渝則堯舜不難至
祖宗不難法矣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論諫大禮
俱以言辭忤慢下錦衣獄忠義之士咸知二臣
之無罪無一人敢為
陛下言者臣竊以為此非盛德事也夫臣之事君猶
子之事父其忠愛固結無所逃焉者也今斤畎
背雖野人亦有是心而况職列侍從値
聖明無忌諱之朝士皆得盡言者乎夫呂柟言非激
切其憂時感事忠愛之心誠有可見者且二臣
文行誼青為翰林所重而呂柟大節尤[illegible]

逆瑾播雪柟獨懷寶遠逝講學明道以俟時之

清

陛下龍飛二臣先後茹拔夙夜圖報固欲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而躋之堯舜之上也有臣如柟輩

陛下正宜置之左右以資論思啓沃之益顧恐摧折

而挫辱之耶夫士氣振揚之餘雖中人易以自

奮言路阻塞之後則賢者難以自立盖士君子

之正氣國家之元氣係焉者

先朝佞倖煽惑群臣言事者一切搆以奇禍故忠賢

播棄言路阻塞天下幾至敗壞此

陛下所親見也仰賴　聖明振作培植士與賢愚感

德採納然士君子之氣尚有萎薾不振未能悉
復我　祖宗之舊若更加摧折誠恐此風益靡
元氣日耗國事之安危理亂未可知也且
陛下以天變勅臣下同加脩省柟守益以進言相繼
下獄又豈應天以實之意邪誠恐天下將謂
陛下有厭聽人言之意則忠良正直之士遠讒諂面
諛之人至
陛下誰與共理哉伏望
陛下深惟　社稷安危之計　天地人心去留之機
念士氣之當振人材之可惜不以容受直言為
難而以言路阻塞為懼將呂柟等特

賜寛宥俾照舊供職則士氣益振一
聖德彌光　國家元氣愈固一舉而數美從之矣臣
一備員諫官思報
厚恩惟在竭誠爲此不避塵瀆伏惟
聖明矜宥裁察幸甚
嘉靖三年
聖旨這事情待鎮撫司問了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
知道

南京雲南等道監察御史臣田麟等謹

奏為肯聽直開言路以隆

聖治事臣等近見邸報奉

聖旨劉最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面詰又不認罪

姑從寛調外任欽此臣等聞

命不勝驚駭竊惟言官之進退係言路之通塞言路

之通塞係天下之理亂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世道升降否泰之會恒必由之臣等不敢遠引

請舉我　孝宗　武宗之事為

陛下陳之往者弘治選任言官人各思奮雖有觸犯

忌諱者每優容之故十八年之間言路開君子

衆而幾至雍熈之治其在正德權姦柄國中傷
言官言出于口而禍隨之故十五年以来言路
塞小人衆而讒成壅蔽之禍然則通塞理亂消
長之機果可誣乎今我
皇上繼統以来首須 明詔召還忠直中外歡呼以
為 明主出矣言路開矣凡言責之臣孰不激
厲思奮然章疏屢上而猶患於忠讜之未盡議
論雖多而未見其成功之有濟近日以来又大
異於前矣邇者給事中劉最因論齋醮而糾及
崔文且調外任科道諸臣交章論列莊誦
旨意曰本部堂拿問曰不許仍前奏擾臣等以為

陛下登極之初望太平可立致也不二年間而一旦若此臣等切為　聖明惜之夫人主之於諫官必廣聽以啓其盡言之忠必優容以作敢言之氣狂直者宥之疎浅者恕之諫而不已非盛德事矣況從而黜之乎且最以言為職而舉劾中官蠱惑之非乃其分也就使言或過當觸犯

大威

陛下亦當宥之以獎方來以彰　聖度然後人得以輸誠布悃勉盡其職況齋醮之事舉

朝皆以為非崔文之奸天下皆知其罪今乃右文而逐最言府未見其一體黜最以快文行罰不

不能無異同臣等實不知其可也原最之心非有他也欲斥佛老欲袪奸佞欲
朝廷惜財欲 人君節用其區區忠亮之心以
陛下之 聖明豈不有察冒昧干瀆之罪以
陛下之寬仁必無不容意者左右媒孽其罪以激
雷霆之怒擠排下阱而肆中傷之計耳臣等恐自最既黜之後人或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讒佞害正事有大於此者誰復為
陛下陳之
陛下亦何由而知之然則最之去留若輕關於
國體者甚重况清禁之臣 天子耳目所司者

朝廷紀綱所在也豈宜輕於黜謫以傷
國體自塗其耳目自壞其紀綱也哉夫最言官也
前此刑部尚書林俊大臣也最以文而調官俊
以文而獲譴
陛下於最不少假借於俊不加勉留臣等恐奸邪得
志傾陷忠良天下之勢自此紛然多事矣長循
默之風挫忠鯁之志恐非
國家之福也方今邊夷騷動而軍士暴露於外者
不息旱荒太甚而生民死亡於道者相繼正
陛下憂勤圖治用賢求諫之時而元老謝退諫臣屏
斥何以慰天下之望哉伏願

陛下收回成命復最之官不徒宥其罪而且從其言留俊之去不徒用其人而且行其志則
聖德益新人心感激嘉靖
中興之治庶乎有始終全美之盛矣
嘉靖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程啓克等謹

題爲肴言官以弘化理事先任給事中楊言題稱

王邦奇奏告不實事件節奉

欽依楊言輕率妄言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

除外伏念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

重於依違壅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

觀望多而紀綱廢壞古之聖王深爲此懼於是

立敢諫之鼓設進言之旌復置言官以言爲職

不匡之墨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曰從諫

弗咈三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爲納忠以諫

諍爲揚悪小人巧於揣度其言委曲逢迎君子

期於責難其辭忠鯁剴切時之治亂亦係於此
陛下宵旰憂勤勵精圖治往者給事中衛道御史丘
養浩魏有本曾存仁相繼以言獲罪
聖恩通賜保全蓋 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
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優容收錄並無遐遺可見
聖德含弘光大萬方無不感仰邇者王邦奇流言劾
衆大肆猖狂
陛下勅付外廷多官鞫訊群臣悚惕莫敢出聲楊言
冒昧上陳似爲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
言以盡其職也因事以効其忠也臣等皆以不
言爲羞楊言顧以敢言獲罪下同輿皁[illegible][illegible]

刑清既不伸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哉况其官爲給事中以言爲職參與會同之末初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有愈於不言者乎狂悖輕率不猶愈於觀望者乎今使不言者官守觀望者任使而敢言者出之外任恐非

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以言爲諱禍機病蠹誰則發之舜之好問好察不以蒭蕘而或遺禹聞善言則拜固常屈已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國將興賞諫臣又曰君仁則臣直又曰主聖則臣直有臣如言

陛下仁且聖矣赦而復之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設官之意

宥狂瞽逆耳之愚痛懲壅蔽依違將楊言復還原職

庶幾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備焉

所得多矣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楊言已調用了吏部知道

兵部右侍郎臣黃宗明謹

題為乞齊威嚴遵原　旨以平政體事臣竊見翰林院編脩楊名一本陳愚見以裨修省事奉

聖旨覽此奏足見納忠但說奮力自性朕性拙不能如日以喜怒失中用人去人有不當有未盡有不合民情者可明言之伏惟　聖度寬弘

聖諭溫厚為楊名者自當俯伏遜避待罪

闕廷以俟誅譴豈惟臣子之分亦進退之體所當然者顧乃不勝其好名之私率意妄言摭拾浮辭以干　聖怒奉

聖旨楊言這廝納忠論事自當吐露直誠明白指說

郤乃心存奸詐簸主欺君沽名賣直託言星異
脅制朝廷泛引旁牽誣害忠良意引黨類志在
報復亂法愆君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着實用刑究問奏請發落臣伏讀前後
明旨寬容威猛各當其施真若日月之為明而雷霆
之為威已足以成楊名定案夫孰敢有異議哉
然楊名疏內妄肆論劾至詆吏部尚書汪鋐為
小人之尤夫汪鋐初掌銓衡方將矢心以圖報
效而遽以小人之尤目之則其心豈能隱忍其
受而不為之辯說哉是則汪鋐發憤所為至於
辭氣過激連根引蔓追咎既往之罪遍詆在

廷之臣以泄其怒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但刑
罰輕重自有中制包荒憑河各有攸當連坐之
法非異代之美政今以一楊名之妄言而必欲
追究主使之人則在 廷之臣比肩立
朝者孰不人人自疑儻錦衣衛該司官奉法過謹
則必將以疑似之跡風聞之言窮極根株日引
而不能已況楊名已經兩次用刑死而復蘇瘡
痍正苦當此嚴冬萬一斃於深圄豈不反為
仁明之累臣生當 聖明備位卿佐遭逢非偶安忍
坐視旁觀緘默自便致使刑罰失中以起紛紛
之議哉此臣之所以終夜長嘆繼之以淚觸冒

萬死而不能已於言者也伏望
皇上勑下錦衣該司遵照原 旨止將楊名逮具獄
詞奏 請發落其餘寧失不經免及無辜庶使
反側有革心之漸而楊名亦得全生以彰
皇上寛仁之度矣
嘉靖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楊名罪惡死之有餘未傷吾仁明之治方將究
主使之人名堅執不招想昔宗明即主使之尤
者錦衣衛拿送鎮撫司一併究問来説不許畏
避

欽差巡視京營吏科左給事中臣魏良弼謹

奏爲乞乗

天鑒以宥罪赦過事臣竊見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史等官馬敭等論列吏部尚書

王瓊事狀

陛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將馬敭等通行拿解來京臣連日反覆思惟馬敭等遠在留都事多傳聞未能深知

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循舊聞泛舉往事肆其論說自以爲盡忠

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言之體而陷於狂妄之罪矣

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知懲創以輕率論列爲戒抑且安瓊之心欲其感

恩思報展布才猷以賛

休明之治也但販等職居言路言雖冒昧心實求稱

況十人之中半為試職皆誤蒙

陛下近日簡拔之恩豈其不思圖報而其心遽有他

哉蓋以中人之性事

聖明之主雖抱區區能免弗繆所賴

陛下天涵地育藏疾納汙庶幾奉令修職可幸無罪

而已臣又惟虎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夫虎豹

人所惡而逐之者然能使窺藜藿者惧焉則虎

豹於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若可罪然

自古以來奸臣不敢竊威禍之柄大臣不敢行

黨比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惰之習權豪不敢長

縱恣之風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
言則必盡無所迴避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
聖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然後
朝廷有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為臣者量而後言慮
而後說則瘦伏之情有遺於聰明之外者多矣
故曰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奸慝不
遺審而行則是非不謬是在
陛下垂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
賜寬貸曲示優容或將敗等行彼處法司提問以懲
其既往之愆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
新之路如此不惟敗等感激懲創凡聞敗等之

風者皆知以狂率為戒而知所以求自盡矣臣

極知愚戇觸冒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魏良弼這廝懷怨黨救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

打着問了來說

戶部廣東司主事臣周天佐謹

題為應　詔陳言以弭災變事臣竊惟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　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崇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

時即欲冒昧　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
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
有所見寧忍終默　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
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
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
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
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
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有為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揚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體原爵之心特 錫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

嘉靖三年四月十八日奉

聖旨

欽差總理江北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龐尚鵬謹

題為懇乞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以保萬世治安事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死義之臣夫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於言官狂躁者必杖而遣之彼戇直不情無人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詞然推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為萬世法乃言官復兢兢然懷後艱之慮而因事納忠非賣直以沽名也蓋恐心思

或溺於憂勤則佚慾易長耳目少偏於視聽則威權下移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本無他

陛下駭聞其所言獨未及深察其心遂使正色危言者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諸臣皆岌岌乎若不能終朝矣忠諫路塞則諛佞成風時政之闕失不聞朝士之忠邪莫辨事關

宗社沉默苟容

陛下孤立於內庭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臣而虛懷延納士猶逡巡却步中心切疑況逆耳之言嘗蹈禍不測即使忠智者決擇於其間

亦何恐冒敢諫之名以遂
朝廷拒諫之失乎且
陛下罪言官並發原籍為民固待之以不死也萬一
草莽餘生或斃於杖下他日史官載筆乃曰
朝廷不能容直臣其於 聖德之累豈小哉先哲
有言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納諫為英明
之主也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姦宄不
生言忠貞為社稷之衛也故言路之通塞而世
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路與城門並開其慮
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覆載之心鑒古今興亡之轍凡言官狂

直曲賜優容儻欲薄罰以示懲戒乞少霽
天威免其　廷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　廷議請自　上裁但責其論事持
大體不爲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心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旨杖言官許即時執　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
著爲　令使奉行者不得依違則直臣接踵於
清朝讜論飛章於　禁闥驅群邪壅蔽之患燭四
海理亂之源萬世太平從今伊始　皇子
神孫永以爲訓此　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二三逐臣
乞給復冠帶不終絕之使克責改圖若

矜其愚姑從邊遠録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
陛下特恩中外所跂望而不敢必也再照文武官員
凡於　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
面糾拿問夫　天顏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
動周章皆戰兢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
贖本無大罪乃校士得奮呼而執之如捕重囚
備嘗窘辱此在頑鈍鄙夫或強顏不慚若使諸
直節奇氣之士摧折多矣乞
勅法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於　朝退後具本參
劾候　明旨施行考之前朝辱罵不及於公卿
鞭朴不行於　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為美談

願
陛下留神其於　國體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
待罪之至
隆慶三年八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等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臣
用賓等謹
奏為懇乞 恩慈鑒亮建言臣工以昭
聖德事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覩七月內該太
常寺少卿周怡一本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事內條陳定
君志以脩德業等事奉 聖旨這廝抗違降二級調
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戍二十餘年今際遇
昌時仰荷
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任旋蒙不次

遙擢竟至今職遭逢真可謂不偶矣為怡者正
當祇承
陛下休德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
明廷之辜罰乎繼而旬日復接邸報內錄有怡前疏
全抄臣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
情無忌委失人臣恭順之體似與
陛下近日所謂審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有違背
陛下責〻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警戒之意
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何詞
但臣等竊念　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
人非病狂喪心其誰肯抗天而觸雷霆也哉語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
言於君或以將順或以匡救皆所以務恭敬之
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帝舜之聖臨
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而
顧亹亹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
此蓋忠臣事君必防其漸聽其言雖過究其意
則美此自古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良圖也彼
怡者直以感激
先帝生全之厚恩感激
陛下之錄用并不次超擢之奇遇故欲效虞廷之所
以事其君者以盡其愚忠於

陛下以少釐其生平葵藿之悃觀其疏內有言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伸希世之義則其情可見矣雖其中間過於狂戇未加審擇而其心實無他也豈敢故為是以抗

陛下天地之尊以觸

陛下雷霆之威而甘蹈於不測之禍也哉

陛下倘能熟思俯察而優容采納之未必非涓埃之裨於高深則怡願忠之初志遂矣如必字字而較之句句而摘之則　日月照臨爝火失其微光

雷霆震迅品物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干

天威將亦何辭以自解哉書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

言逆耳利於行古人稱主聖則臣直良有深意
陛下天縱聖神寬仁大度即位以來虛懷納諫言路
宏開而　登極詔內又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
條復終之以贊帝軌而翊皇猷尚有資於忠藎
之諭所以廓獻納之門而誘掖臣隣者成著明
矣周怡感千載一時之恩效忠之有地其輸誠
入告務期靖獻殊不覺其言之戇直至於如此
爾即怡之能王適足以彰
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
陛下當亟賞之何乃復以其直而罪之乎怡與起廢
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天下莫不

誦之頃

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事之忠也今諸

臣方各慶幸得 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志詎

知會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

陛下收錄相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

諸臣效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况

陛下之罪怡者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

擇罪之誠是也然臣等參閱其疏內亦有云惟

願

陛下萬有千歲永保四海之福長居九五之尊子孫

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鄙心少紓萬一如此

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摘其抗違
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乎
彼士人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甄用者多有
改途易轍毀方為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
縱其言狂戇有類抗違而其終始正直一節不
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驩之好今
惓惓為之控訴於
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
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有可原或恐
宸覽少畧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原而不之
原於　聖神之德猶為少歉天下後世其謂

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於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臣等亦有負於
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於言也仰望
陛下廓天地之量廣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略周怡抗違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而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懇切祈望之至

隆慶元年九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工科等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臣張
煥等謹
奏爲懇乞 天恩俯宥狂直言官以彰
聖德以重 國法事臣等近接邸報內開該南京刑
科給事中駱問禮一本條陳十事又該巡視西
城御史楊松一本論劾內臣黃雄俱奉
明旨處分降調臣等仰覩 天威震疊不勝戰悚伏
念 皇上臨御以來納諫聽言隱惡揚善
聖懷虛廓容如大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
法不可以輕宥者乃荷 皇上不加重譴俱降
級留用是使困心衡慮省咎自新

天恩深渥二臣雖捐糜無以爲報矣臣等竊念
國家設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朝廷政事彼皆得而敷陳之又該十三道御史使
之執持法紀凡群臣邪僻彼皆得而彈劾之惟
其以言爲責是以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然事
或得於風聞或切於目擊則不惟責不容委而
一念忠赤必欲達於　君父之前然後其心或
可少慰也問禮所奏於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
贅但顧其心以爲我　皇上近俞言官之請復
舉　面奏之制感激踴躍竊喜隆古都俞吁咈
氣象宛然在目故發之詞語委失詳慎然言雖

可罪其心則無他也至若楊松論劾黄雄之事
臣等不及知但按所奏以爲當　令法紀禀然
聳歎之下惟敢恃强喝衆毆傷平人問訊問傳旨元
詩宗突入則惟用計開脫情所必有松執此且
題回責任當然其心亦無他也是二臣者在問禮
欲爲
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曰知其詞語之躁妄在松欲
爲
陛下申三尺之法故不自覺其題　請之過激我
皇上則有之原其意則問禮所言於時政不無少俾
松所奏於群小不無少警也旬日之内兩被降

罰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恐傳聞失真皆為言
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緘默成風倘
國家有大利害臣下有大姦惡誰復敢為
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夕憂懼而不容已於言者
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疊見淮揚水害甚慘
京師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乞請莫
支閩廣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嘯聚如故當此多
事我 皇上敬畏 天變洞悉民隱至不遑寧
處者須因言官論列廣求足 國阜民之方務
入各一疏用備采擇雖芻蕘末賤皆得盡言蓋
時勢至此不得不然爾 皇上求言於前而罪

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刑或竄身海濱或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砥柱方駕古人無少媿者也而録忠詔後尚為缺典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 聖德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固無敢於人之知不知也哀其死而録其忠者君之仁也天地之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焉爾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維貞凡可以風勵天下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

知所自奮若夫錄精忠於既往啓摸範於將來
關係風教豈小補哉臣敢攄厥愚悃冒昧
上言伏乞
皇上矜憫群忠立準萬世　勑下廷臣詳爲萬古計
議旁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列疏
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鉄鉉等死忠實跡付史局
編校載在史籍以垂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
各追贈官謚錄用其子孫俾所在有司創立祠
宇以時享祀則鉉等孤忠勁節轟烈天地英魂
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
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鉄鉉等真忠臣也知

而錄之自

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感激爭自奮發矣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大於表忠一舉而仁道立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帝王盛節萬代所瞻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嘉靖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給事中不諳事體輕率進言本當究治且饒這遭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趙允謹

題為憫忠貞厚恤賞以勵風俗事臣伏覩正德十

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欽奉

詔書內一欵一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

許逵仗節死義一時被害之人日久尚未褒錄

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司事協

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官

議擬奏來定奪欽此節該兵部具題其都御史

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逵

祭塟題奉　聖旨是孫燧許逵同時死義精忠

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逵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立祠宇春秋祭享祠額與做旌忠還着照贈官品級祭塟廕他男各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幸而成大功者　國家褒賞之典皆不容已但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也節一出於忠貞功或成於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其皆有節也當宸濠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奮然忠義之臣顧慮定而行或觀釁而動仗

畢威於坐勝因衆志之旣携蹤蹟心微功成不討故
大加封賞彝典已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
許逵變出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屈折以
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於臨刑罵不絕
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
如燧與逵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謀臨時守死
皆可奪其氣兇威自戢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
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
擒項蒙　詔旨褒加　恩禮稠疊
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惟二臣之跡與心
淵衷洞鑒復何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於

死功雖未成能成其志今贈官視其所任廕子止於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何則倖違以立罪或減於得生遷延而待功或遂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於太山大節勝於成功也況父子出於天性哀痛極於終身萬一二臣之子困頓於家貧偃蹇於卑品或祿不足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一有不當其心則人將為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生以希功惡死而毀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謂

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

也伏望
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
勑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必別有所崇惟於廕子一
節於百戶之上量贈爵職以示
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隕之心爲二子終身之地而
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姦宄消矣
嘉靖元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是孫燧許逵忠節可念伊男原廕百戶上還加
二級與做正千戶世襲

禮科給事中臣童俻謹

題為録忠裔以均卹典事正德十六年正月間該

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讀既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祠翰林院

學士王忠文禕刑部尚書吳忠節雲於其中額

賜曰二忠者也先是元梁王弗四據有兹土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禕往諭不屈死之繼雲往亦死精

光偉烈輝映後先事載雲南誌及諸文典者為詳

朝廷深加悼痛　贈官錫謚廟食於兹以彰忠義

之教以峻夷夏之防以壽我

明億萬年之命脉者其意已獨至矣臣自幼時聞諸

父老者曰我金華入

國朝求以德學文章黼黻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間者有王禕氏濂徙蜀禕死滇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憫焉臣同鄉晚進景行有年幸而萬里之外與瞻遺像感愴益深訪之士人猶或能道其遺事雅敬如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者乎查得先年雲子黻以

恩廕補國子生知縣事歿於官言者上濂事始末

朝廷復官翰林承旨　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芳乞　恩比例錄廕已經該部行查去後則濂之

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褘自
國初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
命之賜揆之卹典似為未均夫人臣死國固無報蔭
之望而　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恩蓋將以厚
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並而
蔭錄一節若干褘乎少靳焉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餘仗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養士之報而偉倡率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
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逵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
而　社稷不搖
陛下得以中興燧逵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

孫燧許逵　中興之忠臣也王禕吳雲
開國之忠臣也　中興之迹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
力　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難為功然而
帝王興滅繼絕之道酬功報德之典雖在異世
猶或追之況　國初之臣耶是意也給事中毛
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虞守隨言之可見
公論之在後者益不容於泯沒嗚呼韓厥有言
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遐厚於彼而嗇於此也伏望節
省濫官之私以卹忠義之裔
敕下查禕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京或量與一

官或送監讀書遠附吳嚴之例近如德芳之
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
也顧不美與倂乞查雲自嚴隨後存否承襲而
與之續焉則
恩典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於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褘等子孫幸甚
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江西等道監察御史臣龎尚鵬等謹

題為遵 明詔廣 卹典以勸忠義事近接吏部

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

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逵給事中

充軍常泰清紀郎為民周秩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後該部仍具奏牘覆

請奉 聖旨已有旨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 獨斷恩不濫施何復更為

僨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奸無

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

勁氣凜凜猶存伏遇 先帝覃恩

皇上新詔豈獨草莽生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
等皆百拜泉下不圖　今日復見
天日重明矣茲該部兩題　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往行而深察其心耶馬從謙以危言
犯　先帝之怒復聞有陰嗾之者遂終蹈不測
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昭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申良張逵常泰周秩等或以大禮或以大
獄或指斥時政皆奮不顧身力持
國是天下皆信其爲古人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

並絕於 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
建言得罪者聲跡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䘏之恩乃彼此懸絕輿情洶湧紛然有詞皆
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改何以布
大信於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忝
詔依違無以廣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
陛下仰體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今無一念不祇
承 先帝獨於存恤馬從謙等與
遺詔不同先是諫垣之臣存者 召用矣歿者
恤錄矣 詔墨未乾觀聽頓異恐以後凡應題

恆與一切報罷則巖穴之人聞
命解體正直之士望風攢眉此於世道
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為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
公將為萬世之法豈輔弼諸臣日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
無以自解於衆論而不能釋
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勅下廷臣議　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
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謙等得釋其前過事
先帝於九原耿耿英魂御結思奮雖死猶生而天下
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於

陛下者益濟濟清明矣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王治等謹

題為懇祈 聖明重 明詔廣恤典以光

盛治事近該吏部欽遵 詔旨查議原任光祿寺等

衙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張達常泰周秩

恤錄之典奉 聖旨這厮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

臣工莫不驚疑以為

陛下臨御以來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

為尤渥也豈獨於從謙等五人靳之乎意者五

人生平間有不足以當

褒卹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槩固相近亦借曰有所

軒輊豈宜一槩棄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請

不為無罪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
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
奏臣等將併糾其阿循之失以批鱗叩
闕不 允不止未為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
一本為申明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事內陳遵 詔卹録從讜等不可中
止之故語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為
前此群臣奉 詔卹録之議俱蒙
賜允獨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拒使
曠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為從讜

等應該　衈錄緣由具列該部跪內臣等無雲
事贅直據此　衈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
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報　主而已蒙
恩責斥盡誤於擠陷者之語非
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　詔衈諒其為
國之赤心而忘其愚戇之小過此固
堯舜之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續美一也伏覩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諫等善狀
不可獨使沉昧於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仁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讓等幽魂不宜獨使抑塞於冥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一詔傳佈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讓等既合明詔卹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大信於四海四也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舉然事遠人亡未免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讓等不蒙恤錄恐遠近觀望顧避野有遺忠朝有缺典非盛世美事五也且時事多艱方殷之材遠接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謨攄忠竭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從

諸臣言不入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裨贊可否　元首股肱似乎間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遺賢將見幾
遠引矣即強出焉求順
旨而不求濟事雖皐夔何益於　今日哉一事輟而衆
正之志阻焉此不容已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謙等或照前
卹錄或分別輕重量加　恩典不惟表忠獎直容死
者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見用者尤足
以興起乎未用唐虞都俞之風雍熙太和之治
機括在此臣等誠為世道計不為從謙等五人

請也下情無任懇祈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馬從謙所犯係子罵父不准申良等姑依原議

吏部知道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

洪謨謹

奏為承 德意錄愚忠以光

聖孝事嘉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節該欽奉

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於天性君臣之際

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叙大

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

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

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

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飭軍儲

未充一切有補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其一一條

具奏　聞朕將舉而行之期於得萬國之歡心
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則朕之志
於是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
堯仁如天　舜孝通神然猶不自滿假許令臣等修
職盡忠一切有裨於政理者條具奏
聞是即成湯檢身如不及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盛
心也臣愚且闇荷蒙
聖恩揀拔擢任撫臣矣心戮力無以仰酧萬分然鄙
懷偶有所見不以上　聞是有
君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哉用是敢布其腹
心焉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又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敬之終身不衰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﨑此在　廷諸臣因議　大禮各出己見未當
聖心伏諫號泣於　殿陛之間誠亦有罪矣然揆之禮則以臣子事　君父之常耳豈可深以為異乎諸臣如侍郎學士以至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皆　祖宗　列聖之所培養且
恭穆獻皇帝好賢樂善遠邁東平龍潛之日每見賢臣貞士輒隆禮遇則諸臣者正
獻皇帝所深愛而致敬焉者
陛下如宥其過憫其愚從其寛貸之調諭遠戍者復

還原職被撻物故若優恤厥後是即禮所謂父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敬之終身不衰之意真足之以仰慰　獻皇帝在天之靈甚於
聖孝豈不為大有光哉臣聞
陛下英資天授紹統之初嘗　禮召輔臣
賜之燕坐又嘗數　錫群臣渙頒　恩典
君臣之際禮遇隆重何嘗有乖但此舉措揆之
堯舜之德委有違戾　綸音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感慨激烈以為　聖心必有不安於此者矣然
湯武之聖史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故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陛下奚獨吝於是乎況侍郎何孟春學士豐熙等皆
操履醇厚學識閎深正宜置諸
左右以資啓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王元
正安磐張漢卿朱淛馬明衡等皆涵養冲裕論
思有體亦宜出入　禁闥以責後效至於給事
中等官張原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身
後無以為殮妻孥未免流落尤為可憫然此皆
諸臣愚戇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咸與維新之
恩特垂　聖慈將前諸臣曲　賜優貸俾謫者得
以及時效用物故者可以自慰無憾

聖諭之所謂有裨於政理者宜莫急於此而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佑助或亦不出此矣臣犬馬微誠冒犢萬死不勝戰懼殞越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沈束謹

題為亟 旌忠勇以昭激勸事臣惟賞武功而彰

征討 朝廷之大政也旌功能而表忠節激勸

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

報之忠以竭義感應速而武功競帝王安攘之

道在是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

稱急處總兵官員以安極邊重鎮事内開總兵

周尚文病故緣由一時傳播中外聞者莫不悼

惜則尚文之為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攸歸可

知矣臣嘗訪其為人淡薄寧志忠勤自許馴驕

悍之卒而制其命削方形之變而伐其謀忠勇

素著有足稱者及今虜騎深入閒

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　天威多所殺獲虜遂傍徨

宵遯此一時奇功也遇蒙

皇上明見萬里特賜褒嘉陞其官秩

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乎人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

有未盡之賞　屢讀宋史竊意必有在昔宋藝祖

英辟也太原未下不與諸將使相非有執吝之

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當使相也懸爵賞以

待之所以鼓其志而將厚其終也臣愚竊謂

聖心亦以邊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未可然

曠蕩之恩可徐施於生存而懋賞之典當然及於死

後今尚文既死勳績猶存
皇上恤典之隆所必加者臣復何言但賞不踰時而
後人知感厚以酬功而後效忠赴義者有所奮
因一人而勸千人者此機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與厚報而已誠於此時
勅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僉議贈之以爵命之
榮耀之以延世之賞則
仁恩所被直若春風時雨萬象皆忻九邊之廣百萬
之衆感激而思奮者又安知無出於尚文之右
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翟鑾伍堡之修初非格
戰之功特仰賴財力之富猶得廕子為錦衣衛

千戶尚文知衛　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長城
也所以處之者可出自程鸞下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厚其報也臣又聞之忠莫先於狥義勇莫先
於敢死董暘江瀚膺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兵
援不至而繼之以死是誠
社稷之臣也廟祀䘏贈　國有典常也蒙
皇上憫念忠魂另議舉行矣但照孤遠之臣忠亦每
滯於　上聞廣遠之德　仁恩恒寄於
命令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人心聖人所不廢也昔
觀我
太祖高皇帝之廓清胡元也北平一

詔人心翕然景從凡遇將帥死王事者每每
親製文祭之聞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
戰無敵　功高萬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
昔之異而時勢又有難易之殊以
開國草創之時反側未附尚能通人心于
詔諭之間而况　今深仁厚澤萬方攸同其易感又
可知也臣願
皇上勅下該部俟查勘既明即行翰林院特將董暘
江翰死事之功撰文　諭祭頒布
朝廷惻怛之意惓惓懇惻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
人易入則聞者激烈悲壯意氣奮躍惟恐董暘

江瀚之不若以自棄於　朝廷也由是卒忠義之師厭鳥合之虜可一鼓而空北漠矣此所謂心戰爲上制梃以撻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此臣所以願

皇上宣諭祭以彰　德惠也夫三臣者成致異致而同功一體臣非敢私厚於三臣也誠恐

九重深遠下情難訴而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已意而與奪於其間則冒濫或得於幸成功忠反抑於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而不能下究絕邊窮塞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通安能奮發興起以自

效於頗牧之流而副
皇上拊髀之思乎臣待罪言官切見邊方未靖每廑
聖慮苟有一得之愚敢不上塵
天聽
皇上少加采察焉臣不勝干冒懇切之至
嘉靖二十八年奉
聖旨周尚文連疏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酬報
許多怨恨姑未行究治不知如何即死這厮言
官不行重劾乃欺肆狂譏朝廷擅權市美吏部
都察院參看了來說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

洪謨謹

奏為乞廣　仁恩全名分以振紀綱事臣聞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而紀綱者所以彊理上下整齊人道不可以一日紊焉者也禮曰紀綱既正天下大定韓愈氏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命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我

朝創制立法稽古建官内外相承上下相維大綱小紀秩然不紊以故百六十餘年海内乂安雖有一二悖逆之徒包藏禍心妄干天紀者皆不

旋踵底於殄滅
國勢益尊而無杌隉之虞此無他名分定而紀綱
布耳乃者大同叛卒既賊害將官復戕害撫官
陛下初欲寛貸許其自新有識之士皆以為紀綱所
繫李唐藩鎮之禍漸不可長既而鬼蜮其魄復
肆跳梁幸賴
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人人自奮勇氣百培不旬日間
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讋服奸椎易危為安之
機也近睹邸報侍郎胡瓚御史宣府駐劄總兵
桂勇行取回京別用等因臣愚且暗遠阻江湖
不識 廟堂至計第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王師所指必令殲厥渠魁搜捕首惡而後責其肆赦
脅從罔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奸宄
猶昔而欲 國體之尊世道之理盖亦難矣又
覩邸報張文錦妻李氏奏稱邊官挾讐謀同計
害辯雪極苦寃抑等情節該奉
聖旨張文錦處事乖方激成邊患李氏何如又揑詞
奏辯主使之人着將抱本之人追究明白來說欽
此臣不知其中所辯何事但伏讀
聖諭似有致憾於文錦而不容釋焉者夫以文錦叨
膺重任致茲大患誠宜深加譴責以為付託不
效之戒然事在 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因假

手士卒又從而慫慂之傳之四方群小皆藉口
而寖生陵替之階其漸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哉昔宋太祖時李漢超
為將取民間女為妾又稱貸不還其人愬於太
祖乃召而問之曰汝女當嫁何人曰農家也又
問自漢超為將契丹敢犯邊乎曰否太祖曰漢
超朕之貴臣汝女為妾不猶愈於農婦乎漢超
不守關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遂責而遣之由
是將師感恩挺死圖報遂開大業史稱宋祖得
待臣之體終三百年饗養士之報其以此也且
文錦在大同若果貪財縱肆剝削軍民或妄與

軍役致誤軍機猶有

朝廷大中至正之法況其心本為

國謀其事亦為邊計若縣指以為激變死有餘僇

曾不少借将來萬一地方有事誰復肯任其責

哉矧自正德年來江彬用事誘置邊卒出入

禁庭後雖分遣歸鎮此輩猶懷快快迪屢不靜且

檢知內地軍士強弱類不如意輒敢撫劍疾視

讐其長帥漸成驕橫難制甘肅之變已為之先

矣然則何獨歸咎于文錦乎伏望

皇上擴天地有容之量普日月必照之明将臣言下

之 廷論參詳公論再查張文錦實鑑修復求

口果為公無私或量　賜優卹或容其奏辯免行追究庶名分可全而紀綱為之稍振矣臣非敢為張氏之謀也實以為　國體計耳伏冀
聖明憐察無任戰怖待罪之至

嘉靖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陳洪謨受命巡撫一方當理職務求必修舉如何又出位妄言欲盡變天下之事況大同之事情朝廷處置具得宜恩威並著邊境已寧張文錦家屬薄示懲戒有何追究卻乃特出意見輕率奏擾好生不知事體著從實回將話來該衙門知道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臣張氏謹
奏為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
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司諫阻馬市預代
仇鸞逆謀 聖恩俯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湔洗一歲四遷歷底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御
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
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
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
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臂肉兩片斷腿
觔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

汗日夜籠櫃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
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
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陷於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
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捐軀市曹
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
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廻　宸顧下垂覆盆倘蒙
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
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

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臣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
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錦衣衛鎮撫司見監犯人沈束妻臣張氏謹

奏為披瀝血誠懇乞

天恩容令身代夫囚事臣夫沈束叨中嘉靖二十三年

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續蒙行取選授禮

科給事中束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

死荷蒙

皇上寛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

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頼止遺臣一身寄居

旅舍辛𠌯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

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

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煢煢寡妻顧

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饘粥無資欲留以給
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束縶囚之臣誠不敢
復顧私家切視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
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
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以當再死之年臣夫未
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
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
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
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御結圖報無窮矣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法司知道